

吳家謙

淺談先鋒與古典聯袂之意
——以《酒國》中“食嬰”情節的敘事話語為例

我始終深信，每一部文學作品都像人類一樣，是有其靈魂存在的生命體。由誕生的一刻起，便會遭遇林林總總的命運考驗：或坎坷、或康莊、或鴻運高照、或生不逢辰。正如《酒國》，相比起《豐乳肥臀》、《生死疲勞》等作，在莫言的作品中它似乎不是一個「奪目」的存在，正如他所道：「我的這部《酒國》，在中國出版後，沒有引起任何反響，不但一般的讀者不知道我寫了這樣的一本書，連大多數評論家也不知道我寫了這樣的一部書。」[1]直至2012年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此書才引起了評論界的關注。誠然，就作者本人而言，他對《酒國》是無比鍾愛的，甚至在公開場合多次提到它：「是我迄今為止最完美的長篇，我為它感到驕傲」、「是我的美麗的刁蠻的情人」[2]能成為作者最喜歡的一部作品，我想在於其「突破」。戲仿、反諷等圈套的運用使《酒國》以文體實驗見長的小說具有不容置疑的先鋒性；與此同時，在民族傳統的潤澤下，富有鄉土經驗的莫言揮灑具濃鬱鄉土特色的語言，賦予了《酒國》中國古典文學的特性。這種先鋒與古典之聯袂，使文體實驗本身更富有內涵，從而達到如此「刁蠻」的存在。

酒國在「酒」的主題下，無時無刻不展現著它的精神體系。這種精神體系主要體現在具體的敘事話語上。所謂敘事話語，就是敘事者與敘事對象在小說中的語言行為，並以此作敘事表層結構在形態上的主要成分，成為小說中獨有的語言符碼。敘事話語承擔了間接展現敘事者面貌和人物形象的功能，也奠定了小說本身的語言風格。

狂歡化

《酒國》的語言風格有若干明顯的特徵。除了莫言一貫露骨的性描寫和粗言穢語外，更值得關注的，是《酒國》裏食物與酒的狂歡化滲入。狂歡化理論作為文學藝術中一種特有的思維方式或世界觀，是藝術地把握生活的強而有力手段。[3]這種語言風格蘊含一種反抗性的力量，它反抗人性的禁錮、反抗虛假的生活、拒絕絕對真理的權威性。此反抗性力量嚴重衝擊著讀者的審美原則，發揚了「審醜」的獨特魅力，並打擊著傳統的話語體系進行解構性的譏諷，使小說在體現出鮮明的烏托邦色彩和人本主義精神同時，也具有毋庸置疑的先鋒性。

回到食嬰案現場，從丁鈞兒赴金剛鑽之宴可見，「麒麟送子」一菜的出現，強烈刺激著其作為偵查員的感官，想像力從放蕩重新回到了腦中，味覺、嗅覺和聽覺的交織亦發揮到了極致：「我聽到兒童們在蒸籠裏啼哭，在油鍋裏啼哭，在

砧板上啼哭。在油、鹽、醬、醋、糖、茴香、花椒、桂皮、生薑、料酒裏啼哭。在你們腸胃裏啼哭。在廁所裏啼哭。在下水道裏啼哭。在江河裏啼哭在化糞池裏啼哭。在魚腹裏啼哭在莊稼地裏啼哭。在鯨魚、鯊魚、鰻魚、魷魚、帶魚等等的肚腹裏，在小麥的芒尖上、玉米的顆粒裏、大豆的嫩莢裏、番薯的藤蔓上、高亮的莖稈裏、穀子的花粉裏等等啼哭。哭啊哭，令人不忍卒聽的啼哭聲，從蘋果裏、鴨梨裏、葡萄裏、桃裏杏裏核桃裏發出。水果店裏是嬰孩的哭聲。蔬菜店裏是嬰孩的哭聲。屠宰場裏是嬰孩的哭聲。」[4]動植物食材與佐料的羅列在意識裏快速流動，以一個個句號作排比的句組，除了可以感受到丁鈞兒極端的思緒變化外，還給人一種沉重且不見傷痕的重擊。如此重擊之下，喝得頭昏腦脹的丁鈞兒扣動扳機，把子彈打在了嬰兒的腦袋上，完成了自己光榮的使命。但這一槍，卻像是把拳頭狠狠打進了棉花內，回饋他的只有尷尬——這只是一道以不同食材做成的人形菜餚：頭髮是一縷髮菜、頭顱是一個銀白瓜、胳膊是用肥藕作原料以特殊技藝製作而成的、身軀是在烤乳豬的基礎上加工、而腿便是火腿腸。意識到事件的真相後，丁鈞兒從內疚中平復心情，更陶醉地參與這場嬰兒盛宴。

由此可見，狂歡化的語言描寫往往不會直接產生意義，也不利於小說情節的推進，而是以另一種習以為常的事物替換將要描寫的本身。目的是以拖遶的情節、囉嗦的語言描述出來，暗合三線敘事結構對故事的延宕作用——不斷打擊著讀者的期待、延長閱讀的時間，產生極強的陌生效果，提醒讀者虛構故事與社會之間的聯繫性，表露出人性欲望的過剩。

戲仿

戲仿，指在自己的作品對其他作品進行借用，以達到調侃、嘲諷甚至致敬的目的。作為一種敘事的手法，作者通過模仿某一文學作品中的具體特徵、嚴肅態度，某一作家的獨特風格或語言情節，從而描寫較低層次的或不適宜甚至完全相反的語境，以達到顛覆、嘲諷及消解被模仿作品原本意義的行為。戲仿之於先鋒姿態的作家乃是最平常不過的寫作手法，莫言也不例外。《酒國》巧妙運用成語、俗語、革命術語來刻畫人物，與此同時，還包含經典言語或城規語言的戲仿。誠然，大量使用崇高的經典語言、革命術語來形容生活上的細微末節時，不同語言文體自相悖反，容易成為無謂的陳詞濫調。在失去本有力量的語言面前，包裹在語言下人物的真實性也不禁讓人懷疑：到底，食嬰的現象是像易牙烹子般真實存在，還是像《狂人日記》一樣終究只是一個隱喻？

在主線食嬰兒案件中，最核心的人物固然是偵察員丁鈞兒。從案件開端女司機所說：「一個孩子兩千塊。」到金剛鑽之宴「麒麟送子」一菜的巧奪天工，作者持續以丁鈞兒酒醉朦朧的視覺作敘述，這敘述手法令故事並沒有按照一般偵

探故事的形式發展，而是對傳統偵探形式的小說作戲仿。傳統的偵探故事指向一個意義的核心，無論案件怎樣曲折離奇，最後必然會真相大白、水落石出。「真相」是偵探小說的動力所在，故事追查真相開始，情節便圍繞它展開，最後以揭露真相結束。無論偵探小說的作者、主角或讀者，都不能脫離「真相」這一命題，作者的寫作、主角的任務、讀者的閱讀預期——所有的環繞並指向這一個意義核心，它是偵探小說的意義所在。[5]傳統偵探小說的主角往往是智勇雙全的神探，丁鈞兒本亦然。初來乍到，他是神通廣大的神探，帶著鐵骨錚錚的手槍來到酒國辦案，是個風流又神勇的大人物。然而，酒過三巡，卻如墜雲霧，稀裡糊塗間便成為了吃嬰兒的同謀。在爛醉中他幾乎丟了所有家什，又在落魄中跳進了美人計的陷阱。前前後後、來來回回，在這個迷宮中輾轉反側，越陷越深，最終溺死在由欲望的排泄物積滿的糞坑裏。肩負著神聖使命登場的他換來的只是悲劇形式的收場，而讀者獲得的，只是真相的茫然與意義的落空，與此同時理想中的神探、英雄在戲仿中逐步被顛覆、消解。對我而言，丁鈞兒在小說的出現，正正就如楊小濱所指的是「現代文學自魯迅以來拯救民族文化、推動歷史進步等宏大主題的蓄意顛倒。」[6]一樣。作者透過諧擬化的語言，從繁榮的假像呈現出反諷的意味，創造了新的審美價值，增加了文本內涵的多義性，同時以比直接審判更有力量的方式啟發讀者對現實和人性進行更深刻的思考。

意象

意象作為中國古典美學的重要範疇，本是詩歌領域的一個概念，最早出自《周易》：「聖人立象以盡意」[7]。所以說聖人透過卦象、爻辭等「立象」的目的，旨在揭示天地萬物的形貌、特點、聯繫、運動變化的普遍規律，是一個以「具體」來表達「抽象」的手法。但顯然易見的是，這裏道出的意象，並不同於文學中的意象。《周易》中所說的「象」是內涵與工具的關係，故「一旦道理明瞭便得意忘形、得魚忘筌」[8]；但文學作品裏的意象卻是「意」與「象」的有機組合，是「一個具有情感性、具象性、直覺性，而又生氣貫注的、內容與形式未經割裂的『實體性的統一（黑格爾語）』」[9]。隨著敘事作品對詩意的追求，人們非常注重核心意象的選擇，將其稱為「詩眼」，以此營造文學作品的意境，意象也成為了敘事語言之一。莫言善於運用意象的敘事話語，在早期的創作中，紅高粱成為小說創作中鮮明的意象，這些意象既是敘事過程的焦點，也包含豐富的意蘊。而《酒國》的意象敘事更是如同「詩眼」般結構著文本的整體走向。

在整個文本中，紅燒嬰兒是貫穿始終的中心意象。檢察長交給丁鈞兒的任務，就是去酒國市調查以金剛鑽為首的領導幹部烹食男孩案件。從第一章在「煤礦傳達室的牆上貼著一個舉著壽桃的粉紅色裸體男娃」[10]的年畫到礦山大院內「橡

樹的巨大濃蔭下，生出許多鮮豔的蘑菇，一層層腐敗的橡葉與橡實，放出迷人的酒氣。有一棵色彩斑斕的大樹上，結著幾百個嬰兒形狀的果實。都顏色粉紅，鼻眼分明，肌膚紋理細密。竟然全是男童身。」[11]可見，作者在文本之始便為食嬰案籠罩上撲朔迷離、難辨虛實的色彩，金剛鑽食嬰兒這一意念亦先入為主地紮根在丁鈞兒的意識深處。接下來的鴻門宴上，「麒麟送子」上席時，「那男孩盤腿坐在鍍金的大盤裏，周身金黃，流著香噴噴的油，臉上掛著傻乎乎的笑容，憨態可掬。」[12]丁鈞兒似乎已經找到了一切的罪證，在真相幾乎大白時，才倏忽明白那紅燒嬰兒是一道人形大菜，情勢一轉，紅燒嬰兒的意象被急速解構。

食嬰的意象以豐富的內涵引導故事情節深入到意義層面，使讀者能透過反諷的姿態對「吃人」現象作深刻的思考。實際上，在中國歷史上許多文獻典籍中也不乏吃人的記錄：《莊子》有介子推「自割其股以食文公」的故事；《新五代史》有割骨療親的傳說；到了近現代，還有魯迅《狂人日記》將歷史上的吃人意象推向一個更深的層次，深刻地揭示出中國社會吃人的本質。不同的是，作者在《酒國》裏表達的「吃人」現象是為了美味享受，是一種享樂主義的窮奢極欲——像是一把緊繃的弦，一發便不可收拾。不寧唯是，若然人們持續身處一個黑非黑、白非白的淤泥染缸之下，他們終將失去真我，所以《酒國》迫切呼喚的，無疑是「救救孩子」[13]吶喊的延續。

總而言之，在古典傳統文學與先鋒實驗文體的相互輝映下，《酒國》被賦予了更豐富的內涵。文本中狂歡化、戲仿和意象相互滲透，徹底拆除了現實與虛幻之間的籬笆，模糊了兩者之間的界限，讓人如墜雲霧山中，真假難辨。也正因為先鋒與古典之合謀，丁鈞兒才如同陷入迷宮裏，無法揭示出烹食男嬰的真相。

或者說，根本沒有真相，又如何能接近真相？其實沒有必要去追究此事的真偽。正如《紅樓夢》中太虛幻境中的一副對聯所說：「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套用王希廉的話：「讀者須知，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不是真，假不是假。」[14]明此數意，則《酒國》聯袂之意，便怡然自得了。

參考文獻

- [1] 莫言：《小說的氣味》。春風文藝出版社，2003。
- [2] 莫言：《莫言：講演新篇》。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
- [3] 宋純玲：〈淺析狂歡化理論〉。《文教資料》，2013。
- [4][10][11][12] 莫言：《酒國》。浙江文藝出版社，2017。
- [5] 陳燕遐：莫言的《酒國》與巴赫汀的小說理論。《二十一世紀》網絡版，2003。

- [6] 楊小濱：《酒國》：盛大的衰頹。《中外文學》，1994。
- [7] 黃壽祺、張善文譯注：《周易·繫辭上傳》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8] 馬雲鷺：先鋒實驗與古典傳統的合謀。《當代文壇》，2020。
- [9] 劉大先：《返歸本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
- [13] 魯迅：《狂人日記》。海南出版社，2017。
- [14] 脂硯齋、王希廉點評：《紅樓夢》全二冊，《四大名著名家點評》。海南出版社，2015。